



《虛雲和尚年譜》讀後記

呂沛銘

當代高僧之中，虛雲和尚是壽命最長一位（一百二十歲①），自十九歲出家至圓寂的百年間，殫平生之力維護正法，度己度人。「他的無我精神，與其『入地獄』的魄力，絕非當代任何人所能望其項背。」（陳慧劍《虛雲老和尚年譜整理前記》）其一生事蹟，詳述於《虛雲和尚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之中。

一、《年譜》之版本

《年譜》為虛老弟子岑學呂居士主編，分為三期，首期編於一九五三年。岑學呂在《年譜》序文云：「青龍在壬辰之歲，雲門劫後，山陬法物，蕩然無存。吾師虛雲和尚，傷法道之陵夷，慮慧命之斷絕，使其徒向曩日駐錫之東南諸巨刹，網羅散帙。……徇證圓（虛老弟子）等懇求，乃集諸弟子口述一百餘年

所憶及之事蹟，錄為《年譜》」。此為《年譜》編集之緣起。《年譜》編成後，由「虛雲和尚法彙編印處」在香港出版。第二期《年譜》編於一九五七年，此期是虛老更正首期錯處之修訂版。第三期編於一九六一年，時虛老已圓寂兩年。此版《年譜》之資料比前兩期為詳盡，出版後，有數處佛教文化機構將之重印。一九七八年，陳慧劍將此期《年譜》之句讀改為新式標點，並將章節重新整理，另於卷首增《虛雲老和尚年譜整理前記》序文，由台灣天華出版公司出版，此為現在通行本，本文稱之為「新版」，以前各版稱「舊版」。

舊版《年譜》初版印行數量不多，現已不易得見。各舊版均附有照片十餘幅。一九九三年香港佛經流通處重印舊版第三期，於卷首刊出虛老照片廿六幅，內十四幅為虛老獨照，其中三幅是早年照片。虛老照片現存者頗少，尤其屬早年者。新版《年譜》卻刪去所有照片，殊感可惜。一九八八年，《年譜》第三期有英譯本，名Empty-Cloud,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Chinese

Zen Master Xu-Yun^②，譯者是Charles Luk，譯文甚為忠實於原文，且文筆曉暢，誠英譯漢籍之佳作，譯本且保留原本所有照片。

二、《年譜》未記之虛老事蹟

第三期《年譜》出版後，續有虛老其他事蹟報導，均《年譜》未載。例如虛老在一八七〇年棲身於溫州山郊時，遇風雨及霜雪則宿於一癡廟，此廟乃附近村民用以停厝棺柩之所。當地習俗頗信擇日，人死入殮後，在所擇下葬吉日未至時，將棺柩暫厝於此廟。此處常人視為幽森可怕之地，虛老卻在晚間與棺柩同眠一室，其膽壯如此，時虛老年僅三十一^③。此事與《年譜》所記虛老六十一歲在山東時，某夜睡在置於一破廟內之棺木上，夜半遇棺裏出來之癡人，有大同小異之處境。

一九四八年，虛老提名本煥法師接任南華寺住持，本煥「自覺才疏學淺，不堪勝任，虛公再三勸諭，慈命難違，勉予接受。……四九年四月初八日，南華寺開期傳戒，迎請虛公上人回南華寺主持其事。虛公同意後，從乳源縣雲門大覺寺步行回南華寺，一日行六十四公里，門人無不嘆奇有^④。」時虛老已一百一十歲。

一九五二年，虛老應邀赴上海玉佛寺主持祝願世界和平法會，虛老未到寺時，寺前高懸「歡迎虛雲大師蒞滬弘法」橫額，虛老到後，「大師」二字改為「和尚」。寺中法師云：「此乃虛老諱改，虛老嘗言出家人不可用『大師』自稱，亦不可接受他人用此稱。《仁王經》曰：『唯佛一人稱大師。』古今高僧如古之憨山、蓮池；今之太虛、弘一、印光等，其『大師』之號乃彼等

示寂後信眾為追頌其功德而用。彼等在世時，遇人稱『大師』即行勸止^⑤。」信眾依從虛老意見，乃用「和尚」或「虛老」（虛雲老和尚簡稱）稱彼，至今仍如是，本文用後者。虛老入門弟子則用「師」、「吾師」、「虛公」稱呼，恆不用大字，觀《年譜》及《虛雲和尚法彙》便可知。

虛老在上海玉佛寺主持和平法會後，續主持禪七。在此期間，每次開示後，弟子將其講辭記錄，並將錄稿呈虛老審閱。虛老除略為更正外，復將記錄者所署「某某恭錄」、「某某敬錄」之恭字敬字刪去，並曰：「弟子對雲恭敬，雲心領謝，毋需字上表示^⑥。」禪七後弟子將所記錄講辭彙編為《虛雲和尚禪七開示錄》，亦不署「恭錄」或「敬錄」。此外，《年譜》及《法彙》共載虛老其他開示近百篇，均弟子所記，也不用「恭錄」「敬錄」語。

自謙是出家人應守戒律之一。《四分律》曰：「比丘至僧中有五法：一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起立。（下略）^⑦」今有等出家人，遇他人用「大師」稱彼而沾沾自喜，見記錄其講辭者用「恭錄」「敬錄」而引以為榮，與虛老相較，有天壤之別矣。

一九五七年，虛老已一百一十八歲高齡，身體仍異常壯健，當年香港吳性裁居士記云：「從上海專程到雲居，謁見虛公，求列牆門，蒙許皈依，行禮如儀。老人和光同塵，即之煦煦然，如沐春風之中，而步履康健，行動自如，耳不聾，目不眊，看小字不戴眼鏡（原註：素來如此，非返老還童），口內無假牙，嚼硬物同中年人，思慮能集中，接物應事鉅細無遺，誠佛門龍象，稀世人瑞^⑧。」以上數事，各版《年譜》均未載。尚有其他未載事十餘則，由於篇幅所限，不全錄。

三、虛老之著述

虛老一生著述頗豐，其散文多見於《弘化》、《現代佛學》等期刊，《年譜》亦載部份詩文及演辭。此外，尚有數種佛典註釋，主要有《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教經註釋》、《圓覺經玄義》、《心經解》等，見《年譜》舊版第一期岑學呂序文，此等著作均未出版，原稿不幸於一九五一年雲門之難（詳後）被燬，以致失傳於後世。未散失之文章，由岑學呂等編集為《虛雲和尚法彙》十卷，一九五三年由「虛雲和尚法彙編印處」在香港初版，一九六一年增訂再版。《法彙》分為法語、開示、書問、文記、規約、及詩詞六部份，共十五萬言，一九九二年香港佛經流通處重印。此外，一九六二年即虛老示寂後三年，在大陸之弟子亦編《虛雲和尚法彙續編》⑨。

四、《年譜》編集之困難

五十年代虛老在大陸時，由於關山阻隔及郵檢極嚴，消息不易傳出，以一九五一年雲門事變為例，當時海外未知詳況，故《年譜》舊版第一期未記虛老如何被清算，此事後由弟子記錄於一本《諸經日誦》的木版刻印佛經內頁，秘密運至香港⑩。《年譜》之編集，亦因雲門事變而起。岑學呂在《年譜》第三期序文云：「雲門事變後，師於重傷重病中，目不能視，耳患重聽，語音艱澀，神志昏沈，諸弟子慮有變也。伺師稍清醒時，環請述生平事蹟，備編《年譜》，勿遽集多手分錄草稿，拆開舊經書一本，錄於紙背，復裝訂成冊，密交學呂編輯；以港中乏書參考，乃四出搜集，其中整篇文章，多由諸方叢林轉錄出，至於法語及

事蹟，亦多由師之弟子於曩日親聞者，分別寄來。……癸巳春，《法彙》及《年譜》初稿成，同人請速付印，……未幾發覺書中有錯誤處，乃將印成書冊呈師鑒定。以關山阻隔，文字滋疑，書信屢付浮沉，不得已乃將《年譜》拆開分寄上海友人，親帶至江西雲居，始達師覽。」蓋當時大陸尚未實施開放政策，若將整部《年譜》寄出，必遭郵檢處沒收。虛老訂正《年譜》第一期之錯誤後，函覆岑學呂云：「《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關河多阻，感嘆奚如！憶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重病，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九死餘生，偃臥床褥。弟子證圓等侍奉病榻，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雲神情不寧，語音乖澀，隨說隨錄，不成片段，予亦未曾過目，祇證圓等將稿寄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過愛，遽爾印行，且再版矣。時閱四年雲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者略為簽出，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百病日增，待盡而已。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踪蹟可尋？況學道人耶！留此數行又有何益？若居士以為佛法不離世法，隨順可爾。……丙辰（一九五六）八月十二日⑪。」可知舊版《年譜》為虛老口述弟子筆錄，故又稱《虛雲和尚自述年譜》。

五、虛老之苦難

雲門事變是虛老一生中最高苦難之時刻，發生於一九五一年春，當時虛老被誣藏有軍械及電台之「反革命」行動。據弟子傳出消息，當年「三月初一（農曆）」，將師別禁一室，門封窗閉，絕其飲食，大小便利，不許外出，日夜一燈黯然，有如地獄。至

初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師言無，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隨打隨問。師即跌坐入定，金木交加，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視其危殆，以為死矣，呼嘯而出。……初五日彼等聞師未死，益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十餘眾以革履蹴之，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為必死無疑矣。」（新版《年譜》一五〇頁，以下括號頁數亦屬此版《年譜》）以如此殘忍手段毒打齡高一百十二之慈悲老和尚，讀之莫不令人髮指。是役中虛老幸不死，惟身受重創，衣物及糧食被奪去，弟子妙雲被打死，另數人亦被毒毆幾至死，又廿餘人被拘去。虛老「自重傷後，不進粥飯，日飲清水，繼知糧盡，白眾曰：『老人業重，帶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應分向各方，求生續命。』而僧眾皆不離師去，乃集眾往後山採樵，量為輕重，挑往十餘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錢買米回寺，煮粥同食。」（新版《年譜》一五一頁以下括號頁數亦屬此版年譜）其苦況如此！同年五月，北京及廣東省政府派員到雲門調查，虛老本可趁機申冤，但當被問及曾否被虐待？財物有否損失？虛老卻回答無，「祇請諸君切實調查，回京報告。」（一五二頁）其悲怨精神如是偉大！政府各員查明虛老無罪後，再三安慰，並令當地官府釋放所有被拘僧人，雲門事變告一段落。

虛老每於苦難中逆來順受，置生死於度外，甚至為維護道場而赴湯蹈火。例如虛老七十二歲在雲南雞足山時，軍閥李根源以虛老門人如此眾多，疑企圖糾眾鬧事，乃聲稱要捉拿虛老及折毀寺院。消息傳出，眾人皆勸虛老走避，虛老不但不走，反親往見李根源並為之說法，李卒為虛老所感動而皈依佛法。

一九五一年，虛老由大陸應邀來港主持法會，時大陸正掀起

政治暴潮，在港弟子岑學呂提議曰：「內地寺院難免不安，師何不暫留香港，弘法利生？」虛老答曰：「弘法自有其人，至於我本人，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而言，去住本無所容心，惟內地寺院庵堂，現正忪惶不安，我倘留港，則內地數萬僧尼，少一人為之聯繫維護，恐艱苦益甚，於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須回去。」（一四九頁）岑無語，虛老遂回大陸。同年雲門事變即發生。一九五八年，大陸另掀起反右政治暴潮，虛老被誣為「僧界右派首要」等「罪狀」，聲稱要清算老和尚，聲勢洶湧，虛老若無其事，四眾欲為之辯白，虛老不許，鬧事者後懾於虛老德望，不敢施以逼害，虛老遂轉危為安。虛老所受其他憂患，《年譜》有載。綜觀其大半生「歷盡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閱世變，有生而無生；至其手建大小梵剎數十，皈依門下弟子中外百十餘萬人，此舉世所共知者也⑫。」

六、虛老為人之謙誠

前述虛老嘗言出家人不可用「大師」自稱，亦不可擅受他人用此稱。一九〇六年，清光緒皇帝冊封虛老為「佛慈洪法大師」，但虛老從不用此銜自稱，猜想虛老當時未敢拒絕冊封以免開罪皇帝，惟有不用封號以示不受。在冊封之時，光緒皇欽賜虛老多件法器，內有錦衣、金杖、玉印、誥軸、匾額等，皆宮庭御製精品。「在他人處之，則蟠龍御寶匾額、金字高脚牌銜，徧列於大雄寶殿之前矣，而師（虛老）無有也，僅將紫衣、玉印、誥軸等存於藏經閣中，以為鎮山之寶，及後建築各大寺院，都無一字炫耀。師之視富貴如浮雲，視世間如夢幻者⑬。」

一九三三年春，福建省泉州功德林居士舉行佛七，虛老適路過該處，順便到功德林訪問。虛老到達時，「剛好佛七止靜默念，大眾一聞虛雲老和尚駕到，大半離座迎接。當時老和尚大喝一聲說：『你們學佛好多年，今天對這樣嚴肅佛七道場，給你們倒插法幢了。……你們能不能一心不亂？如果一心不亂，怎樣會聽到老僧來到？（下文訓語甚長，略）』一句珍重，揖別而去。此時各人不敢起身送別，而虛雲老和尚也不回頭看看⑭。」在常人而言，受大眾迎禮即感喜悅，但虛老卻因信眾不專心佛七而不以禮遇為悅。

一九五九年八月，虛老一百二十歲生辰來臨之際，「各團體紛紛擬定程序及典禮為師祝壽，師前後接到函電，即行制止，其復函大意云：『（上略）竊念宿業所驅，波波一世，風燭已殘，事猶未了。每思輒愧徒為虛名所誤，百年塵勞，夢幻間耳，何堪留戀。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須警悟，一心進道，如救頭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態也。雲心領謝，盛意謹辭。』」（三四八頁）信眾乃尊重虛老意見，不作任何祝壽慶典。

七、虛老示寂前對弟子之囑咐

虛老一生業績可分為六大類：（一）弘揚正法、（二）維護道場、（三）廣建寺院、（四）普度眾生、（五）培育僧才、（六）振興宗綱。虛老一百二十歲生辰過後，自知壽緣將盡，乃囑弟子曰：「你等侍我有年，辛勞可感，從前的事不必說了，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祇想為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但如何能夠

永久保守呢？祇有一字，曰「戒」。」（三五九至三六〇頁）虛老對弟子守戒極為重視。《虛雲和尚法彙》之《規約》篇錄載虛老所擬定寺院守則，其詳盡與精細，對弟子諸行的約束可謂無微不至。昔世尊將入涅槃時勉弟子以戒為師，今若稱虛老為當代世尊，其庶幾乎！

虛老復囑弟子曰：「倘我死後，……掘窆化身，火化之後，將吾骨灰碾成細末，以油糖麵粉做成丸顆，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激不盡。」（三五二頁）讀之令人肅然起敬，因為虛老並不祈望後人造塔建龕以供奉其骨灰，而是「吾慰水族身擲江，冀諸受我供養者，同證菩提度眾生。」（同上頁）其精神如是偉大，誠如陳慧劍在《年譜整理前記》云：「不管信不信佛教，是不是佛徒，虛雲老和尚都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聖僧，是中國人群裏的豪傑！」

註譯：

①虛雲和尚生於一八四〇年八月，卒於一九五九年十月，實足年歲為一百十九歲，惟《年譜》按中國傳統習慣，將出生之時列為一歲，故卒年計為一百二十歲，今從《年譜》。

②此英譯本由英國Element Books公司（在英國Dorset州Shaftesbury市）出版，譯者為Charles Luk又名Lu Kuan Yu，似屬華裔。該書校閱者Richard Hunn在卷首序文記譯者於一九七八年完稿後去世，未及出版，原稿由Hunn氏保存，至一九八八始出版。

③⑤⑥轉述自甘露：《我所認識的虛雲和尚》，載《現代佛教名人事蹟選輯》，浙江文藝出版社，杭州，一九八二。一九三頁。

④引自釋本煥：《精力充沛的虛雲法師》，載《名僧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宗教組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五七頁。

⑦轉引濟群：《僧尼日常行事漫談》，載《內明》二六九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四頁。本文作者未受出家戒，故不能閱讀出家律典，未便檢索《四分律》及其他出家律所述出家人守謙戒之詳項以引於本文。

⑧引自癡禪：《悼吳性裁居士，懷虛公思雲居山》，載《慧炬》月刊一八〇期（一九七九年六月），慧炬雜誌社，台北。五四頁。

⑨轉述自史明：《緬懷虛雲和尚的盛德》，載同④《名僧錄》五四頁。此《法彙續編》本文作者未見。

⑩據釋廣元報導，見所著《虛雲和尚生平及其事略》，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台北《中央日報》副刊，此佛經現藏台北歷史博物館。

⑪此函原件影印附於岑學呂主編：《虛雲和尚法彙》卷首，虛雲和尚法彙編印處，香港，一九六一年增補版，一九九三年香港佛經流通處重印。

⑫引自舊版《年譜》第一期卷首岑學呂序文。

⑬引自岑學呂：《虛雲和尚年譜編後贅言》，附於《年譜》舊版第三期（一九六一）卷末附錄六至七頁。新版《年譜》刪去此附錄。

⑭引自⑪一二一至一二二頁。

（上接第14頁「論龍樹的六度相攝觀」）

4. 大乘佛教倫理思想研究 李明芳著 佛光 民78年十月初

5. 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 藍吉富編 正聞 民78年十月三

6. 般若思想 梶山雄一等著·許洋主譯 法爾 民78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7. 中觀思想論集——龍樹與中觀 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④⑥ 大乘文化 民67年十一月初

四、期刊論文類

1. 漢譯龍樹論典大智度論「十八空」之研究 游祥洲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民74年六月

2. 大智度論的世界 加藤純章著·宏音譯 諦觀52期 民77年一月

3. 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Lanotte著·郭忠生譯 諦觀62期 民79年七月

4. 龍樹中觀學與比較宗教哲學 林鎮國 《中印佛學泛論》藍吉富編 東大 民82年十二月初

五、日文類

1. 龍樹教學の研究 王生台爵編 大藏出版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初

2. 十住毘婆沙論の著作について 平川彰著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五卷第二號 昭和32年三月

3. 大智度論の作者について 干瀉龍祥著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七卷第一號 昭和33年十二月